

澳華新文苑

第1152期

這一年感覺靈泉乾涸了，搜索枯腸亦難見題材。我沮喪煩悶，原來墨硯早乾至空無點滴。彷彿驟然被判決，面臨休筆的禁令？

好吧，該退休啦！悠閒的生活還頗寫意，看書、玩電子遊戲、追電視劇集外，竟重拾童年習慣。倚窗遠眺。過客林林總總的姿態，皆成一度獨立風景，誘惑我的眼眸趕逐。別管晨昏、無視陰晴；都會拉啟百葉窗，默默觀賞，心湖是如斯平靜舒暢。

稚齡的幸福，常讓思緒回流，暮暮往昔，無能遺忘。不久晚餐後便匆匆忙忙，短小的身體，爬登紅木床上(窄長的貴妃椅)，倚在窗簾俯視。那時代的南越堤岸參辦街，是我族裔聚居聞名華埠的為食街，攤販密集櫛比鱗次，粉麵、甜點、水果、滷味、潮州菜、客家牛肉丸、豬皮、還有粵式小炒等等。形形色色，皆是引人垂涎的食品。

下午四點左右，小販們紛紛出動準備，忙著拉線張燈，擺設檯椅。把手推車擋定位後，燃起中間內置的煤油爐，不久大鐵煲已滾滾冒煙。湯或油煎的香氣，竟恣意奔騰，任其悠悠飄散，是企圖要攻佔我弱小心肺。吊掛的雞、豬、鴨、魚肉、魷魚各類家禽海鮮，都隨晚風輕擺細搖賣賣，又若無言地掙扎，更像般殷切期待人群選擇。在夕陽餘輝盡歛，星月爭耀時，絡繹不絕的食客，巡迴復審視，總是難以取決光顧的食檔。對街六國舞廳的樂隊，懶管長街嘈雜喧嘩，正忘情陶醉地不輟吹奏關關舞曲，讓對紳士淑女們的衣香鬢影，相互映弄淡色窗簾。處處盈耳傳遞的歡聲笑語，誘動幼稚心靈也翩翩欲舞，妄想能置身於如同白晝的街上。但依然乖乖地留在被圍禁的屋裡，未敢越雷池半步，偷跨門檻。除各款食物擺攤外，久已林立於此的酒樓餐館也頗多，例如：江南、福祿壽、西湖、琛記、羊城、友記、英京、東方……等等，其彩色繽紛的霓虹燈，盡情搶奪星月的亮光，讓眼底誘人夜色，特意鋪張，是蓄勢織就一幅昇平景象。

記憶裡童年有多麼幸福歡樂，對局外人而言，是萬難領會的。那繁繞數十年時光，雖經五味雜陳的歷練，將把我人生階段耗盡無遺時，那思憶從未被時光間斷。已漸漸成了我生活的習慣，常常讓其靜靜地徘徊於那暮境腦海裡。已經塵封的往事，卻仿如深深根植般，依然

窗外

妮冰

清晰未能忘懷。

現階段，一切都有所改變，情懷不再了，願意享受安靜環境，倚窗圖欣賞的是雲聚雲散，及其善變的美態。晨曦初露，過客們踐踏被凍呆的長街；迎借宿露為薄被的花草，聆聽鳥正熱烈爭論昨日的是是非非。急速追趕公車的人們，想是沒開辨識了。張張展示清新的面顏，正忙著向晨曦道早安。中午，無論炎陽高張，或晴抑雨，行人稀少，都不忍驚醒那午休的萬物吧！黃昏時，一些遛狗者，牽寵物在公園漫步。歸客拖著滿身疲累，或手挽大袋的物品，匆匆回返。天空的隊隊歸鳥，也正咕噪覓窠，和路客同步，歸心似箭。

春夏季的日子，對街的滾球場，群集十數位夕陽天使，穿純白整潔的制服，安靜地在如翠綠茵上，曲膝揮臂推球競賽。因鄰裡之故，曾相邀參與，可惜凡運動項目，都是平生怯途，內心所抗拒的。秋老虎剛退場，斜坡那大幅平時也保持修剪合適的草坪，聚集不同足球球隊，是競賽的好地方。這時，街道難覓車位。凡決賽進行中，陣陣如雷的歡呼聲，此起彼落如雷轟轟。可憐午睡習慣者，沒法逃避，僅有乖乖犧牲休息而罷了。

年青期的我是雨的痴迷者，大概因書內描述雨景太富詩情畫意了，至勾起遐想吧！當雨雲濃聚欲降未落時，心猿會無端浮動，難奈誘引，有股外出迎雨的衝動。長輩稍未留意，便揮傘溜到橋底亭亭裡，欣賞雨舞各種姿態，獨自深深陶醉心靈的是如柳絲飛舞景象。但一切一切都被匆匆時光飛輪碾碎了。雖然仍具愛雨情操，為灰雲層層積聚的陰天而喜，但已不再復萌發迎風沐雨的勇氣，且暗自懼怕偶一不慎，病魔會不請自來也。

墨爾本多變的脾氣，乍熱忽寒。入夜時各戶人家怕寒侵熱點，皆緊拉重簾防範，所以也鎖住仍幼稚的晃晃儂儂，和觀星賞月的機緣了。

至此，領會每階段人生，都有所不停變數。要學懂珍惜眼前的一切，往昔留不住，將來誰能預料，還是把握眼前擁有了。逃眺天際，晴朗無雲，另一景象，內心亦會浮現喜悅呢。原來我已懂順應年齡，讓一切一切都漸漸轉變，現今所求者是開通平淡了。(2024年3月28日於墨爾本)



4月6日，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與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協辦，Rockdale樂調圖書館舉行研討會，題目為：“詩寫：思想與技巧 Thoughts and Techniques in Poetry Writing”。孫晉福先生主講。這是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孫晉福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筆名塵埃、晉夫。江蘇徐州人。1959年出生便遇飢饉，始學又逢文革。少年下鄉種地，回城煤礦勞作。師範數載寒窗，風景一路坎坷。十年講台誤人，也曾披星戴月。兒時夢想吃飽，苦苦只為活著。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漂泊。愛陽光，喜煙火。淡功利，勤補拙。閑時吹拉彈唱，偶爾弄弄筆墨。詩輕歌淺，文章意薄。留下一段文字做標記，這個世界我曾來過。

文化及其他

王尚

這是我看過的一個故事。周末，侄兒跟著一華人去澳大利亞悉尼海域捕魚。

每撒下一網，總有收穫。可每次網拉上來後，那華人總要挑揀一番，然後將其中大部分蝦蟹扔回大海。

他侄兒不解：「好不容易打上來，為啥扔回去？」

華人回答：「符合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

他侄兒說：「這在公海，誰也管不著你呀？」華人淡淡一笑：「不是什麼都要別人來提醒、督促的！」

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自由就是由著自己，無拘無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這樣想的人，還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美籍華人作家林達寫過一本《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本書呈現了一個事實：美國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最不自由的國家。

有一次，他陪中國朋友遊覽美國大峽谷。朋友拿起可樂罐，就想扔進大峽谷：「這麼深的峽谷，不幹點什麼多可惜呀！林達嚇了一跳，趕緊制止：「這是違法的。」

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其實處處充滿了不自由：在大街上拿著打開的酒瓶是違法的。孩子哭鬧，家長上去就一巴掌，是違法的。連在辦公室講黃段子，也是違法的……很多中國人不理解，美國為何有如此多約束。其實正是因為這些多約束，才造就了美國的自由。

哲學家穆勒說：「約束是自由之母。個人的自由，不受一個人是你拿去了全部你無法逃過風的搖曳技頭在燃燒灑下深淺的紅黃褐染成大地的顏色

落日將盡便是黃昏

你依然掛在樹上

所有的惶恐成了絕望

拔腳全部的骰子又成了希望

注視你從沒有移動我的眼睛

等待你在風中飄揚到不見

季節的流逝一年又一年

不是所有成熟的季節都有收成

數著片片落葉

一、心路歷程

非常感謝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和澳大利亞華人作家協會舉辦的這次詩歌研討活動。同時也非常感謝謝博士的推薦和安排。一並感謝的還有為我的詩寫評論和朗誦的專家和教授，感謝詩人哲嘉除了詩評之外又臨危受命做今天的會議主持人。我們應該為他們鼓掌。

就文學的角度來講，我對它的理解和認知可以說是只知皮毛，甚至於達不到一知半解。對於詩的理解及其思想與技巧，我更是捉襟見肘，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年輕的時候也曾翻動過一些課外書籍，類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重量級的經典，但從未真正靜下心來把一本書讀懂看盡。包括我們自己家土生土長的傳世作品四大名著。對文化的意識和思考甚少，可以歸為一個無知的人。褒義為單純，貶義為愚鈍。我從來沒有把自己歸為文人的檔次，寫詩只是個愛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已經寫了幾百首詩歌還沒有出書的原因。今天很高興也很吃驚地站在此與大家談詩，心情無比忐忑，還有一點慌張。希望我今天的發言能給你一點寫詩志上的幫助和對詩的認知。與此同時，讓我們交個朋友攜手同行在詩的路上。

許多朋友問過我為什麼我的詩總是那麼淒涼，為什麼我的詩裡重疊了那麼多悲傷。進入主題之前，先讓我給你做一下自我介紹吧，然後你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出生是一個煤礦家庭，父母不識字，也沒有學習的環境。我是文革高中，教育給我的教育是固定的試題，無需思考全盤接受的答案。三十歲之前我考慮過人不應知足常樂甘於平庸。後來的認識是應該不斷地學習，生而貧窮但決不認命。生命的過程應是在自我的改變中實現自我，堅守信念，逐步提升，並在失敗中吸取教訓砥礪前行。抱著這種理念，我執著地朝著自己想要的成為的樣子改變，從十六歲到中年的一寸前移都是為適應荒蠻的競技高度而登攀，那是一種衝動的原始，與靈魂無關。

你不會想像76年那個在學工、學軍、學農中畢業的高中兩年很少上課的畢業生，在離校的最後一天把整個教室樓的玻璃砸個粉碎並堅信讀書無用揚言這輩子再也不讀書的豪情。你也不會想像一個疲憊的身軀躺

在田邊地壟偷學英語的場景。還記得隊長在工前會上對我的羞辱：“你就是個天才，也只能在這塊廣闊的天地裡無條件地改造和服從。我不推薦你，你就是我們菜園的一棵蔥。”

回城以後下井，你更難以想像為了不落下電大的一堂課程，我竟在井下挖煤時掙起鐵錐刺向自己的腳，以流血自殘的代價竟為一堂課的旁聽。那個一身酸臭，衣衫襤褸的礦工，急匆匆地從井下到井上奔跑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從地球的後面靜靜地走進了教室，為了不弄髒學校的桌椅，我坐在自己的礦工帽上，累了也不敢靠那白色的牆壁。沒有任何一點自卑，可真實的人生卻是塵埃般撒地走出走進別人的世界。不知當時是以什麼樣的勇氣直面現實，怎麼去面對教室裡那幾個高中同學的目光。那時的活著，充滿希望，不知什麼叫苟且，只認堅強。未來只有拼，生死兩茫茫。

你也難以想像我走的千人獨木橋，最後終於走進了我曾發誓永不讀書的大學課堂。第一天坐在寬敞的教室裡，我淚如雨下，想起了這一路走來的坎坷，想起了此時此刻還在井下挖煤的工友，想起了下放時收割過的小麥，想起了一輩子沒有機會走進學校的父母。人說寒窗苦讀，我卻視為幸福。把生命走盡度之外後的追逐，攀到了你要夢想中的高度，人的一生成有這麼一種經歷，這麼一種感悟，這麼一種上天入地，這麼一種快意和痛楚，真是覺得酣暢淋漓。從最初的想法是吃飽，到後來的目標能在陽光揮灑汗水，哪怕是當個農民。再到後來對理想的得寸進尺，永不滿足，一直到執教九年之後展翅高飛，他鄉落戶。

那時的我從一個鮮為人知的煤礦走了出來，從腳下一千二百米的地下爬了出來，從十四億人中擠了出來，但沒有從人為什麼為人的思考中解放出來。所有的努力只為過人上人的生活。這些傳承著中國文化幾千年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其強大的愚昧基因根深蒂固地在我們心中的土地生根發芽，發揚光大。它傳遞的信息除了腐朽對進步的嘲諷，聰明對善良的愚弄，對於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人性的醜惡與光輝，意識形態的差異，世界觀和不同等話題從未沒有過嚴肅的審視或主動納入自己對外界環境的思性範圍。

下面我用一首《少年的疑惑》與你相遇在那年，那月，那個少年，它寫得是你也是我。

那年，那月，是從課本上得知，什麼叫疆土國界，什麼叫地大物博。什麼是峻嶺古道，什麼是群山的巍峨。從小人書裡領略歷史千年的神韻，從脖子上的角紅巾，啟蒙了幼小心靈裡的疑惑：“沒有國就沒有我。”從那時起，少年的書包裡，就滿滿的裝著幸福的輪廓。雖然，他的書包很舊很破。

那年，那月，那少年，沒見過外面的世界長得什麼模樣，也沒聽過幸福用外國話怎樣說，他們是如此地衣食無憂，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忍凍挨餓。他是如此地安居樂業，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居無定所。少年為此認真學習，跟著大人的步伐，胸懷著解放全人類的志向，時刻準備著。雖然教室的桌椅，板爛腿折，雖然教室的屋頂，露天窗破。雖然遮體的衣服，帶著補丁，雖然家徒四壁，冷灶空鍋。他仍然是如此地慶幸著自己的幸運，快樂著貧賤的歡樂。

那年，那月，那少年，已在此門戶仇恨中走火入魔。生命只是借助他的呼吸而存在，靈魂已不再屬於自我。(未完)

研討會通知

4月20日(周六)《怒海幸存》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感悟》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和《吳正文學生生命軌跡探討》

此項講座由新州華文作家協會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協辦，歡迎大家踴躍赴會。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NSW 2216 (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接上期)“才女”

是學計算機的，在文學造詣方面當然遠不及我，所以每每當完事之後，我的文學講座也就同開始。我這樣做主要是想我們能在性的滿足之外，還能有思想的溝通。

說起來也許是讀書人的怪癖吧！即使是在長期的“無妻徒刑”裡，我也從來不會去招妓。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實在受不了那種相對無言的尷尬。

“作料兒”雖然是理科出身，但並不是文彩全無。在文學講座進行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居然可以用中國古典詩詞進行唱和了。比如以下的兩首，就很有那麼一點意思了。

我寫給她的《臨江仙》：

流水無情花有意，誰說哀怨非詩？三天不見傳書遲。飄零雖久遠，藕斷猶連絲。

賦得風風千古韻，可曾笑我心痴？西窗共剪暮秋時。不求百鳥羨，一顧兩心知。

她的唱和也委婉動人：

郎有心思妾有意，何須再賦新詩？女兒總比男兒遲。天涯雲路遠，日久鬢成絲。

生就羞花閉月貌，誰人不與心痴？夜深更愛無言時。堪憐比翼鳥，落地分兩隻。

在我的詞裡，暗含著司馬相如以鳳求凰的期盼。但在她的回詩中，卻用楊玉環的故事來預示結局。

當然，有時我們也會長久地相擁而臥，默默無語，但問題是這樣我很快就會落入夢鄉，有兩次甚至還打起了呼嚕。而她居然就那樣睜著眼睛，默默地等待著我的醒來。

因為有時會有負罪感，就使我們經常在希望盡量延長肌膚相親時間的同時，也努力使彼此盡快地達到高潮，好像完事了就能逃脫罪責似的。

我們從未談及我們的將來。雖然我真誠地愛她，但卻從來不希望我的愛會給她帶來任何家庭不幸。而我，也真誠地相信她是愛我的，正像她屢次對我坦誠地說起的那樣。

終於，分手的時刻不可避免地到來了。我看到她的眼睛裡正充滿淚水。

“我不願意離開你，但我必須得離開了。”

“那我跟你走吧！”

“怎麼可能！我不許你跟著，但也不許你忘了我！”

“說真的，我就是忘了我姓什麼，也不會忘了你的！”

“又來了，就會說嘴！”

“我發誓是真心的，我們可以錄相為證。”

本來只想留個紀念，但很快我們就從電視屏幕裡看到了一對赤裸

兩棵樹 (小說)

James Zhang

的男女。她那還算年青的身體曲線畢露，色彩柔和，有著協調的比例，就像是剛剛從歐洲十九世紀的油畫中走出來的。與她相比，我那過去曾經令人羨慕的軀體雖然已經開始發福，但卻依然表現著一種男性的剛健。我們的身體扭曲著，盤踞著，逐漸化成一體。偶爾瞥一眼電視，我發現她正把一雙秀腿搭在我的肩膀上，隨著我的身軀而作性感的擺動。她居然在一絲不掛的時候，還能發出那種嫵媚的微笑。

“你想怎麼幹我都行，反正今天我是你的。”

其實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因為我實在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做過了的。一到床上，她就變得百依百順，風情萬種。好像盡量地讓我快活，已經成了她生活的目的。連我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交歡，竟像新婚夫婦一樣地刺激和頻繁。我們好像是要彌補過往所有的不幸，或者是預支今後即將失去的幸福。

“我愛你，”她說。

“你也愛你，”我回答，心如刀絞。

“我原來還希望你能有新的愛情，但現在我不希望你再愛其它人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可是我馬上就要走了。”

“為什麼不能留下呢？”

“我還有一個女兒，快要上學了。”

“帶她出來吧，和你一起！”

“那她爸怎麼辦？”

“她爸？！”是的，我幾乎忘了，那裡還有一個他爸，那個正在被我們所傷害的人，而我沒有任何權力要求她放棄。雖然我知道，在所有的感情欺騙中，夫妻差不多都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但在實際上，我們確實已經傷害了他。也許這全是我的錯，是我錯誤地理解了那個“一腳之情”。

“難道離婚真的是那樣難嗎？”這其實是明知故問。我自己的離婚官司，從兒子出生以後就開始了，一直打到他上了中學才結束。

“我們結婚已經快十年了！我不能用這樣的理由離婚。”

“愛情不正是婚姻存在的最大理由嗎？”

“愛情是結婚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離婚的充足理由。除了愛情之外，我們還有責任……”

“為了責任而維持無愛的婚姻，難道不是很苦嗎？”

“人生本來就很苦的啊！所以我才這麼地想和你在一起。”說著，她又把頭埋到了我的懷裡。“你做得比他好多了。他就像撒尿似

的，五分鐘就完事了。從來都沒有像你這樣體貼，我和他一個月也做不了一次。可是和你，幾乎就是一日三餐。”

“他會不會在外面有人了？現在的男人！”我當時一定是滿臉的鄙夷。

“他不會的，這我知道。他一個農村出來的鳳凰男，除了我，基本上沒人會嫁給他。”她說話時，滿臉的認真和自信。

我頓時感到萬分的內疚和後悔。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當然深深地知道，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民對於中國，承受著多麼大的痛苦和委屈，又做出了多麼大的犧牲和貢獻。

“可我們畢竟也是真愛。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投入過。”我打破了長久的沉默，試圖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

“也許吧，可今天是我最後的一次了，你以後還是忘了我吧！”

“這怎麼可能？”

“至少我走了以後，不許再找我。”

“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

“我知道，我也從來沒有像這三個月一樣地愛過你。”

我沉默了。想起了電影《廊橋遺夢》。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我們難道是在模仿嗎？也許吧！但她確實比斯特伍德漂亮，而我，也不像易斯特伍德那麼老邁。

我們沒必要模仿任何人，我們要的只是對得起我們自己。

她上飛機那天，為了避嫌，我沒有能夠去送她。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我至今不知道她從哪裡來，也不知她到了哪裡去。我的這個三個月的女人，所給予我的性和愛，是我永生都難以忘懷的。為了追求這樣的愛，我已經在一種有名無實的婚姻中煎熬了整整十五年，而為了得到她，我也許還將用去我餘下的全部生命。

(2024年3月定稿於悉尼。)



■陸文濤近照

的兩對男女。他那還算年青的身體曲線畢露，色彩柔和，有著協調的比例，就像是剛剛從歐洲十九世紀的油畫中走出來的。與她相比，我那過去曾經令人羨慕的軀體雖然已經開始發福，但卻依然表現著一種男性的剛健。我們的身體扭曲著，盤踞著，逐漸化成一體。偶爾瞥一眼電視，我發現她正把一雙秀腿搭在我的肩膀上，隨著我的身軀而作性感的擺動。她居然在一絲不掛的時候，還能發出那種嫵媚的微笑。